



凡五冊此其式



韓子述評卷之五



何林



亡徵

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

古今奇觀也

變格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并也

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

群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

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

內困字本作右仗非
老以凌本改內困是
物校亦然
事車服句若斷
于器玩以好字入
下句之首亦可通

門子世卿之適
子也
子之說未可
定也

一本作聽心不可
待參驗心通

不以何本原
作不待
參驗上意
補一之字

誅字以宋本非
也仍心作決
乾道本亦心
作決月日東
本同

淫刑或校作
淫詞。且未
可從改
宋本深下直
梳字

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
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狹衆言參驗用一人為
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
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訣
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饜貪而無饜近利而好
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
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

根宋本作很
是。鈞按注
仍應乙心作
剛很

諸校皆云
民下亦有不
字以補。俞
曲園平議云
然

超貴以東
洋鳳御本
正

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
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
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
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
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
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超。貴。以。陵。故。常。者。可。亡。
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二
一
二
一

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
資而錫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
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
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
如是。則群臣易慮。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
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
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
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

何并之原本也
舊本知有下
有謂或云
為字之均
顧校云
作知有為
以字屬下句
今姑仍此本



人近忍
二字
从校本心

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
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
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
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
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
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
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

何本原亦無地
固地即守地
鈕按無守固
無高積之句
疑注文錯入
正文今姑不刪

按宋本原亦無地
固則地為守字
為無疑

待或云為恃 誤

變一本作偏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
 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
 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亦急也變福而心急。輕疾而
 易動。發心惰忿。而不訾思也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
 而好用兵。亦事也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
 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
 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
 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

應作傑字本不謬



怒宋本作怒 罪字本作罪

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
 憎而愈憂懼。而又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
 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
 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
 無別。是謂兩主。兩王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
 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
 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
 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

謂軍馬之

私門之尚操言用
私人輕武伐也

本係繼同點
以此恐迂評
臆改今正

馬府鈔按疑
或是公府之
詩

宋本之世下
稅一字故世
本誤補榮

字應作作繼
無疑

府之世榮。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
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
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
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
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
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
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
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

親身新通



下怨句後一
者字今補
從本本也

傲他事或作
傲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
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
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
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
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
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
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踣者也。木之
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

陸揚止微一語
妙筆立晴欲
飛

一再設譬曲折
三特用筆如弄
僚丸信奇文
哉

頁六八

卷之三

五

信子拉雜寫來
凡得四十七止徵
如河漢陽三榜
也潤之有金石聲

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
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
矣。

三守

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
毀譽。守自親。攻毋移大臣。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
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

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

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

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

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

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

事。因傳柄移籍。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

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奏
轉他本或作
用事字素
之變恐非

一不守

毋漏言

毋聽毀譽

毋移柄

三不守

荀子
能兵態也

三劫

公山字本
補直字

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
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
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
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
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
朝臣少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
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



壹度改字
不可不

主言惡者
首其過
惡者也

者字从各
有補。宋
本則有塞
字无此者
字

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
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
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
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
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
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

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親近之間。詞亦

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效臣情態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



此悖理之言

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王。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踈。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踈賤。其子疑不為田。此

字本亦後不
何原本有
而字非全
從校本云補
為祝

此雖逆理之言然歷代主皆然

扼昧言暗中繼殺也

桃左疑即樽元

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醜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

厚

之天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正說

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教務權勢之資

商他本多作熾南然可兩通宋本六林熾南

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



未宋本休又

然字宗本正補 蘇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人始蓋得之此也

盡其上而人得熾成。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

或至而已 斷句通

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
夫臣得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
也。刑之借權勢也。

南面

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
懇切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備。而主反制
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

宗本雅亦百
篇未比教句
而也字多注
明其為注文
錯入正文者
也今正出之
顧千里校本
亦同生見

文其曲折

通篇皆
說御臣

的洞見利蔽之
言說穿可發味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
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
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
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
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悖主
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
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
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

綱

此後亦曲折可思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

顧直校作少索資以補少字

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

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

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

信。因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

言以憚主。王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

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

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

夫字云云去但應補言字尔

戰國人臣之欺諸侯如誘孺子其事如此



事者。如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

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

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

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

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

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

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

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

參驗是保或作而驗非

吳山尊本此資字亦作責

知此者下各
本有任理去
欲四字
字本亦有今
从補正

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
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
任理去欲
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
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
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
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
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
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是治之失也本
焉已完

人主以下至帶
未敢行必係
內外使說之
簡錯入于此
者顧校發
端而未詳東洋
鳳御林則詳言之

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
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而也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
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
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
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
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
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
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

卷之八
平天五

鈞按以文法句法求
之此段全與本書內
儲說七術六微等
篇相仿必下文尚有
缺摠今錯遠在此
故歷來校家莫不
其解耳
外傳說在下鄭
人壹豚一節本頁
于其同疑即與鄭
人不能歸之傳文

顧子重拙
云韓子此下
必有其說
今佚之矣

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
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
而忘大利也。故貪虎受阿謗。而輒疑為小變而失長
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
不能歸。

節邪

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
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

印

先言三國
皆信龜筮
鬼神而不
脩明法度

顧校以趙下
字為衍文

三國皆信

龜筮鬼神
然而有勝

有敗
王校云出攻二
字互到是今正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
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
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
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
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
筮。而比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
梁。而秦出攻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
秦拔鄴矣。龐援掄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

三國皆信

龜筮鬼神

有敗

以王校正宜為有

龜字皆為下仿此

第二非字按作不字者或按為衍文大非

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在東也。又非天缺。孤逆。刑星。癸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正說

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勃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

大明或作大明

昭應前

結上

起下

頁二十一

卷二十一

五

曹邾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邾。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

河

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

至此方轉到入臣

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結上起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酈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可馬。司馬又如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端故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

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臣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子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法度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法度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

早

家有常業。雖飢歲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

又轉到入臣

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

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

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

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

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

先令後令皆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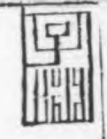
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

如考法也

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

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自凡智能以
至多共即下
女釋法任智
惑亂之道下
注語歸入正文
退智能進
道法



釋法禁而聽請謁。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

又說到人臣賣法

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

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

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

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

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

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

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

此處文勢似弛慢

明主之道他本或為作禁主朱云因上禁字而為是也此本作明主是

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道也下注語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



此十句是注語諸成文

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詎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

此戰國悖理之言

富由害為今心

東山張 卷五

立賞罰以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

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

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

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

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

矣。

前半其甚整
潔後半大元
械塚有注語
錯亂此文也
今思研究
約畧勾出善
讀書者不可不
河漢余言

洋二千餘言。而前後意復詞纏。况做一在收束。此其故可思也。
縱曰語重心鄭重。然韓子之為文固以犀利峭潔為功者。其或
有詞語重複之時。必中多曲折深曲。及後推勘。引入入勝之
處。斷不至平鋪直叙。使人讀之。意已盡而詞有未盡也。寢饋
五卷終。案譯乃得其辨。漏絕結之。爰為表而揭之。非敢效明
丙午冬十月劍波校

韓子

韓子迂評卷之六

何狝校

解老

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

一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滯於

外也。神不滯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

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

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

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德則

老子上德
不德是以
有德下德
不矢德是
以無德上
德無為而
無不為
何本名德
有德名德
從本名德

鈕按一故字宜著
眼言其出于有意
故為之也

德不德三
字應仍
以本不可改
解無意义
且不得老
氏之心但
取其文之
反覆有條
忽往來不
可羈制之
趣

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
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
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
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
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
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
而無不為也



惡人句當作有
福此延上文語
老子上仁
為之而無
以為

下懷亦極
宜字通評
以長短句美非
老子上義
為之而有
以為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
惡人之有福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
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
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踈
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
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
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
有以為也

章法好

句法好

長短句法妙

老子禮
為之而莫
之應則攘
臂而仍之

飾者亦節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
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
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
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
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
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
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
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



之復各本少
三字此本
有字本亦有
之字同

此以下諸失字
疑有字之
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
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
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
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
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
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好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喚起何以論之。和氏之

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

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

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

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

禮以忠信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

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

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

一本輕歡作
勸之本作
權按禮是

其禮名明是
各本其禮批
而不明。法下
字本之。无外字
各言
却解得好



慣激之詞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忘由妄為
今正
二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喚起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

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

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

解得最好

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三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



四

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

兩段論禍，福甚正大，且曲折

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

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

東山... 卷之... 五... 三

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五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

字淵

妙處只在
往返

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故論人

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

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

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此失其所欲之

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

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

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

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此日字不可
少何本原无
宋本日作曰矣
今以宋本日作日

六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

老子方而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

不割廉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

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

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

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

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眾人

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



不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

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

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

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

不割廉而不肆。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七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

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

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失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

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厚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八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
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

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

早

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二後字均應
正作復字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

唯夫字字本
作天恐誤

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
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
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九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
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
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
所謂祗也。祗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

周旋下也字各
本皆同唯宗
本与以本作者
疑者字本皆
有出下也也
字耳今世
行本補也字
于者下



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
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
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祗。祗
固其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祗。長
生久視之道也。

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
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
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若烹小鮮
不擾之意
治國者擾
之則亂烹
小鮮者撓

之則碎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士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



鬼崇句各本
同誤宋元本
皆此因衍
一也今手平命
今去也字即
可通解矣

害。夫內無痠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

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



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恐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

各本係遠通
滫物比本似
勝

走馬以糞也。

士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十三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

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滛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

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



各本纏痛傷
字外四字生
細審此本元
之者因白這
有異也今不
補復句但補
一若痛上

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此段甚闊
律佳妙

古。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

初按去一段皆用
韵之人不意中夹
五字一白移至再
三思之而得其错
误之故乃逐字之
通人或不容嘴
也

若本重无字
操句

全用莊周
章法

恒由亘
今正

章法

句法

字法
俱奇
肆

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

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其酌焉。萬事。廢興焉。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

日月得之以洹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

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

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

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

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

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

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

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

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

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

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

得之以成。



宋本下句物字
作事是也

各在在壁之
下文亦同此不
誤今正

故下挽日字
今補

十五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

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

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

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

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理有

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

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

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虛疑度
字之為

各本有字
在理上今補

謂常不此李
者字是代本
有字所之也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
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
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夫。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

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

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

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

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

各本有纏死
字此字似奇
少與生字對
偏也

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兇虎之害。夫兇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兇虎之害矣。民獨知兇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風露為爪
兇虎今心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問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

借說兇虎甚妙

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兇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七。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

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此入或校
正作八世

六

最深至有原委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

理亦深懇

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

忽挿入周公曰三字

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尤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

章法甚奇肆

放開

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



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合大摠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

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為成事長

于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

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嗇也

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



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

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

淫侈則衣服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

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

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

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

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

比事連類以明老氏之言

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胃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



燕他本云休
鷲

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巳。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憐於欲得，邦以存

國

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二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鈕按七二者字應依老子補

三

制在巳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

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四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老子魚不可脫于淵

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



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五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

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亦是借喻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

六


煙由標焉

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隱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七

此疾字何本
原按今校
本補

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

十日以本為
作一日今正
桓侯又不悅
何本原无

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虜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



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虜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

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八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羨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何本亦作極 迂祥宗本改 短非也仍正 復之 此仍挽必 字今必校 補 烙亦作格



見小曰明

九 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

官為作官 今正 此意作武王 見龜於玉 門為正

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害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十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

不貴上而字
他本或无之

士

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僻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焚書
之萌

學

士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

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十三

微言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十四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

字

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

精言

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十五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顙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

希言

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去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

甲

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十七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蹶。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矍。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紂佞臣

大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文字有以含蓄爲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以

不盡爲美也。有以反復爲貴者，愈重復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氏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而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畚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往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六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七

何荝校

說林

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織株、美楨，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有上下篇。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

幻語

戰國之時
遊士橫議
亦荒舜湯
武之一厄
也此條可
見

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

因自投於河

莊語

好

秦武王令其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市語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

字

此帝各本多
湯衍此往不
誤
市道相傾

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忠語

更置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諷語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救。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

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
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誥語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

釋之。

端語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
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英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

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

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

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

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

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

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

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

何惜各本
作何祥

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筭語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

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

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

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筭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

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

此輟引字
不誤各本
均誤作輟

好

殊無救情



好

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

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

堅我也。我堅而齊散。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

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石語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

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

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

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

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設語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

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合信

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

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

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

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

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

此絕是戰
國文字

字

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
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
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

肉

權語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

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

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

善辭以得達

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

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莊語

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也。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字

諷語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法語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

妙甚

韓退之曰
聖賢之能
多蟻馬之
智專

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
之智不亦過乎。

諧語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躁之以入。中射
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
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
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
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



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解語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

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

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眈。君奚為不殺。

君曰。不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

善救

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忠語

兩臣蓋樹援也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
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

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

救乎

歎語

周君

殺韓傀而歸賊於嚴氏則兩斃矣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

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竅語

行賊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

疾。君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

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



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駢語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

盃。文侯謂堵師替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

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載

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

孫歸。至而求麕。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

二事相對
樂羊忍孟
孫慈

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畸語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

偽固而授之末



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忠語

為必之為今也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為不盛。美於土

即便箕子

簋。則必犀玉之。孟玉。孟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

自言亦不
過是誰謂
非之李詭

旌象豹胎。旌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

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

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

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詐語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

此戰國攻
毀之術周
公豈為之

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惟為懼今正

危語

辭以醉者
懼獨醒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此亦譬喻

聽語

技窮而無
所用亦等
悲之類

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為履之也。而越人

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哀語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

喻軫遊

諸侯皆合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

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

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

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

危矣。

幾語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言其新亂未已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幾語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暘。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陽

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微言甚妙上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道語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破語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

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之私財自反者。陪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斯案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智語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

與西門豹
鄭子陽事
同

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

反各本存及

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

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



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辯語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

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

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

譬喻

之為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

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

不可不審察也。

諄語

蟲有虻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殺。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類。也。

近語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

言脩潔之至

則寡非矣。

偵語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

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諧語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

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

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

斷髮誦也
斷頭忠也
弘喜之邪
正分矣

馬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其一人

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

此人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

馬也。踠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

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

於相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馬以有腫膝而

不任。此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虺蟲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虺蟲。科之所在。皆為賈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有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復大也。目小可大。犬不可復小也。舉事亦然。為其必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參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

以賢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鞞。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對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忘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固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駙妒之，因曰：臣能擿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駙妬

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文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文人奚憂。吾為文人破晉。文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三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由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食菽，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

肥饒之地。一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
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屍食之。羸。羸人乃弗
殺。

齊世家

攷班志說林原有上下二篇。自伯樂教二人
相蹠馬至此。何氏本已亡失。晚得吳郡
趙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為一篇。
凡補入十六章。
劔按此門無子原刻已成之後。得趙本復從

中庸

或曰易之矣
各本皆有此
句。在是其
貫句上。何本
無之。故以此
何本六。說為
正補。

而補刊。此本乃先印行者。故仍闕如。今六照抄補焉。
幾語

有與博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
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危也
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隨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
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

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
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

中庸卷之七 二十七

欲

識語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矣

脩語 越魏人

周赧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

臣

大類左氏 辭命

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

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

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

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察語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

失權也

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

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要語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

此平生之要言也

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
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
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
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
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
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據語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



固視將軍下各本有怒字仍按不也字此何本无怒字殆何本因按字不明而刪去怒字者也仍按補正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吉
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
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
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息。今也將軍殺
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
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
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
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楚人信鬼故懼之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機語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

倚相二策
所謂擊其
情歸

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

分吳是與字亦是
朱錫庚按云吳當
作越非是



此作克日是他
本作尅非

前同

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札語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

吳軍

恬語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

魏不助亂 以得二國之心

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

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三國

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

魏

莊語齊伐魯，索讒問。魯以其厲往。齊人曰：厲也。魯人

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



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

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規語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

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

不立者不立其弟也 持兩端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織語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

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

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絀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齊語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

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矣。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沈之。

應上溺人

幾語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

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

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七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八

何荝校

凡六篇雜論法術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

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

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



在得人

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

在求助

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疆有所不能勝。故雖有

在法術

堯桀育育

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

離朱烏獲

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疆而無法術。

盜跖魯史

等語言雖

已甚。並夸飾之詞。雖

侈不害

執力有不可得

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

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

此草論勢

甚懇切

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

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

倫

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

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

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

或校補作矣
今正補作之倫
之測下危作
數深矣淺
字誤他本或
作之模淺深
矣尤深誤

體方
事鍊

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

理此有治
字是他李
无之控也
今使人向
或作令使
實亦皆說

治病在忍
痛撥亂在
開忠

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言人君以
桀紂自待
而以比干
子胥望天
則國終不
安
幸其臣各
或為作身此
本不誤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义。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誅賞不明
足以召亂

何本亦有奪
主字迂評
前古之非也
今以後下文
並校本正
補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

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

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也。而無

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為貴。誅於無罪。

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為是。天性為非。小得

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

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

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

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

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

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

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各本完法
上衍必字

賞罰明則下盡力

皆懷各本皆為必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于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守

罰必故人
不犯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瀆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伯夷盜跖堯舜等語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狀喻懇切

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

甲

瞑目各本焉

此可通

立法所以備中人

又起

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法度明則姦邪止心伏。人主其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

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咷子夜切之禍。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

此莫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

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

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

不恃各本恃或衍一獨字

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美

法立則臣見功

矯服各委或作馬服

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斂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從本補任

廢法不可為治

釋灋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

字

法

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

法

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

此等語又覺忠厚

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

中庸

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

負二。言君不諒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

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

慮重事。厚誅薄罪。又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

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

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上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亂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

彈盾
入譴

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

聖人

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

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諫諭起下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聖。暴雨疾風必

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

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肝腹

忠懇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
 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
 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見前無使近世慕賢於古。
 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
 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
 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

厚

得天得人
 得時得勢
 則功名易
 成

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
 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
 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
 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

明主

夫有林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林於
 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林非長也，位高也。
 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

立功名在
 勢位
 千仞他本或
 為作十仞

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

應前船字

此空自格
何本如是迂
評以之則非
待各本或作
持亦誤

○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



易於事各本
易作便

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人主德盛
則勢尊勢
尊則多助
多助之至
則功名成

守名各漢
守功此不誤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又著
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
面而效功也

大體

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庶幾此

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
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守

此篇似禮
記軼舊馳
新超然上
乘

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
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
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
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
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
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
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
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

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
辨老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
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
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
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
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
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
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

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小助。故能成

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於山海

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

交順。以道為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

垂於後。治之至也。

治

各本作少不

徧此本從宋

本改通實

則不必改也

必言通畢

俗本或已改

畢不可从

交順曰通

本作交樸

小異不必改

也順字義長



陳氏山房

韓子道言卷八

十五

八卷終

圖書



